

把党史学习教育作为终身课题

□ 李庆刚

近日，党中央印发了《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条例》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党史学习教育的领导体制和工作职责、内容、主要形式、保障和监督等作出全面规范，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的基本遵循，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表明我们党对党史学习教育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对全党进行思想理论武装的有效方式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党的百余年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并不断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武装全党的历史。

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来源于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创造，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也必须回到历史过程才能展现其指导实践的蓬勃生机。在党的历史上，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在关键时刻通过学习党的历史，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分清了是非，统一了全党思想，为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和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在此基础上，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全面总结了党百年奋斗积累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突出

强调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创造新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到实现人民军队转型重塑，从建设美丽中国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中国奇迹”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两个确立”，是深刻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党的十八大以来伟大实践得出的重大历史结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通过学习党的历史，我们就能从党的非凡历程中领会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深刻改变中国、改变世界的，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学党史，悟思想，悟的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党史学习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学史明理，受到了一次全面深刻的政治教育、思想淬炼、精神洗礼。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理论武装同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相结合。《条例》的出台，以党内法规做实了“相结合”。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就成为全党进行思想理论武装的有效方式。

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

我们党高度重视总结自身历史经验、重视党史学习教育。党成立后不久，李大钊、蔡和森等就提出了学习党的历史的重要性，在早期开办的党校相关课程中就有“中共党史”。延安时期特别是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至1945年党的七大之间，全党掀起了一个党史学习的高潮。新中国成立后，伴随《毛泽东选集》的陆续出版发行和《中国共

产党的三十年》等党史著作问世，党史学习蔚然成风，稳步发展。改革开放之后，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70周年、80周年和90周年、95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上，根据中央要求，全党上下都开展了学习党史的相关活动。在学习过程中，党的历史和理论研究专门机构还发挥专业特长，适时推出权威党史著作，助推党史学习活动的顺利开展。如1991年由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2011年由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第2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2016年由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等著作，在党史学习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同时期的党史学习，对于凝聚全党共识、激发全党斗志、增强宗旨观念、完成中心任务产生了积极影响。但不可否认，党史学习活动中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突出表现就是阶段性、一阵子，学什么、为何学、怎么学、学何用等问题不够清晰固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学习党的历史。围绕学习党史，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立足百年党史新起点、着眼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取得了重要政治成果、理论成果、实践成果、制度成果。《条例》将这些重大成果固化下来，成为全党的基本遵循，成为系统规范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的基础主干党内法规，这在党的百余年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昭示着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辩证法

在百余年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坚持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

辩证法，注重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中国的进步在什么地方呢？”在于“有了共产党”，“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十七年的经验。这些经验，教育了中国的人民，教育了中国的政党”。我们党自觉地把这些经验当作精神武器，成为带领人民夺取全民族抗战胜利、推动革命事业前进的强大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总结历史经验，强调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辩证法的观点。他指出：“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党的伟大精神和光荣传统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激励我们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深刻总结了党百年奋斗积累的10条宝贵经验，强调指出这是“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并在新时代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总结历史是为了使全党从历史进程中洞察历史发展规律和时代发展大势，提高认识水平和辨别能力，增强锚定既定奋斗目标、意气风发走向未来的勇气和力量，更加清醒、更加坚定地办好当前的事情。2021年全党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通过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用党的创新理论把全党武装起来，把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各项任务落实下去，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坚定信心、勇毅前行，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生动昭示了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辩证法。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淮海战役双堆集烈士纪念碑位于安徽省濉溪县双堆集镇烈士陵园内，1981年10月1日建成。纪念碑高22.5米，用白色花岗岩砌成，碑冠正面镶嵌淮海战役胜利纪念章浮雕。碑身有邓小平的题词“淮海战役烈士永垂不朽”，上下端各有一圈万年青图案环饰，侧面上端五分之四处各有一朵梅花浮雕，背面刻有落成日期。碑座正面镌刻着碑文，全文如下：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和华东、中原、华北三大军区的地方武装，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决策，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迄商邱，北自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在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五同志组成的总前委的正确领导与指挥下，于公元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至翌年一月十日，进行了震撼中外的伟大的淮海战役。双堆集歼灭战是这个战役的第二阶段。

淮海战役发起后，我军迅速将敌军黄伯（百）韬兵团包围歼灭于碾庄地区。猬集徐州之敌军主力陷于孤立，故黄维兵团由豫南急速东援。我中原野战军先以一部兵力，对敌黄维兵团节节抗击，阻其前进，掩护主力集中并布成袋形阵地，继而全线出击。突然将敌包围，压缩在双堆集一带狭小地区；又以排山倒海之势，连续作战，展开猛烈进攻。这次作战，以运动战开始，以阵地战告终。从十一月二十三日至十二月十五日，我中原野战军在华东野战军密切协同下，鏖战二十二昼夜，除一零师起义外，全歼国民党精锐部队第十二兵团四个军十一个师及一个快速纵队，计十一万四千余人，生俘该兵团司令黄维、副司令吴绍周。为淮海战役的全胜奠定了基础。

双堆集歼灭战的胜利，是毛泽东同志伟大军事思想的光辉体现。我参战部队全体指战员不怕苦、不怕死；冒严寒、闯火海、连续作战，奋不顾身，表现了一往无前、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中原、华东、华北各军区的地方武装和百万民兵、民工，艰苦奋斗，全力支援，对战斗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双堆集歼灭战中，许多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为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留下了不朽的功勋。我们要永远高举起他们的旗帜，继承他们的遗志，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和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目标而努力奋斗！
英雄们的伟大业绩昭日月！
烈士们的革命精神凛千秋！

碑文简要介绍了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双堆集歼灭战的时间、经过和意义，高度评价了烈士的斗争精神和英勇伟绩。读之令人肃然起敬，催人奋进。

日夜兼程，迅速截击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我军于碾庄地区歼灭了黄百韬兵团约10万人。蒋介石严令黄维兵团由豫南急速东援。毛泽东遂命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中野部队不分昼夜，不惜疲劳，兼程前进迅速截击。我中野部队凭借坚强毅力竟徒步追上了装备精良的黄维兵团。

1948年11月18日，中野于蒙城涡河沿岸的黄家村与黄维兵团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中野1纵4团团长晋士林率领部队前进到突破口附近时，遭到猛烈炮火袭击，4团伤亡惨重，在反复搏斗

鏖战淮海气吞万里如虎

——淮海战役双堆集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 刘怀青

中，晋士林不幸身中数弹牺牲。政委郑鲁带着战士继续战斗，因敌众我寡，身负重伤，终因流血过多而牺牲。

眼见黄维即将冲开防线，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向毛泽东建议集中中野、华野优势兵力合击黄维。此建议被采纳后，华野火速抽出力量南下与中野会合，阻止黄维兵团向前推进。与此同时，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也遭阻击，无法与黄维接应。在多重阻击下，我军有效地遏制了敌人东援。

诱敌深入，瓮中捉鳖

23日，黄维兵团由蒙城沿蒙宿公路向宿县方向发起猛攻。分析战场形势后，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首长决定在浍河北岸“让”出一片地方，诱敌入口袋阵，然后围歼。

黄维不知是计，于24日上午驱使部队渡过浍河追击，其先头第18军渡过浍河后，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后渐入口袋阵时，遇到陈赓率领的第4纵队阻击，才发现已处于背水作战的不利境地，遂仓皇收缩，然为时已晚。我军于24日黄昏展开猛烈攻击，经连续战斗，敌军阵地不断被压缩。27日，黄维组织部队突围。让他意想不到的，潜伏在敌第110师的中共地下党员、师长廖运周，趁机率部起义，打乱了他的突围计划。12月2日，黄维兵团被压缩在以双堆集为中心的纵横5公里的狭窄地区内。至此，黄维兵团被完全围困，如同瓮中之鳖，无处可逃。

排山倒海，决胜战场

12月6日，中野指挥部向各纵队发出总攻号令。在双堆集地区，我军与敌人展开了一场场惊天动地鬼神的鏖战。面对敌军猛烈的火力，像罗怀信、武连捷一样的许多战士不惜牺牲生命将炸药包送至敌人面前，与敌同归于尽。为坚守大王庄阵地，孔金胜排长连续击退数倍于我之敌的多次反扑，他腹部受伤，忍着剧痛，紧握铁锹，冲向敌群，砍倒5个敌人，为战斗胜利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华野特种兵纵队参谋长韩联生为发挥工兵飞行爆破的威力，积极钻研改进技术，在亲临指导试验时，意外殉职。但他研制的成果在战斗中发挥了巨大威力。此外，我军还灵活运用运动战思想，迫近作业大挖战壕，将攻击阵地推至敌军“家门口”，突击部队跃出战壕，与敌短兵相接，使敌火力优势难以发挥。12月15日午夜，我军成功全歼黄维兵团，生俘正副司令黄维、吴绍周。

在淮海战役中，双堆集歼灭战起到了承先启后、扭转乾坤的关键作用，我军浴血鏖战，以3万之牺牲，换取了国民党军第12兵团11万余人的覆灭，为第三阶段全歼敌、夺取淮海战役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

□ 刘东庆

共产党员夏衍、阳翰笙、田汉等拍摄了一大批进步影片，在国民党统治区拥有大量观众。左翼文化的这种发展势头，连国民党的舆论也惊呼“似水银之泻地，无孔而不入”。

受抗日救亡强烈氛围的感染，由聂耳作曲、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一经问世，就迅速传遍祖国大地，成为时代最强音，对动员人民奋起抗日救亡起了巨大作用。

——摘自《中国共产党简史》第55页

田汉是蜚声海内外的著名戏剧家，也是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之一，被誉为“现代的关汉卿，中国的戏剧魂”。《中国共产党简史》一书中田汉的名字共出现两次，生动反映出他在党的领导下，追求真理进步，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终生的光辉足迹。

“欲在沉闷的中国新文坛鼓动一种清新芳烈的艺术气”。田汉1898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自幼就对戏剧表现出非同一般的领悟力和超出常人的热情，戏剧成为他一生追求民主和光明、倡导救亡图存，投向腐朽没落的旧社会的一把最为锋利的“匕首”。

1916年，田汉赴日留学，其间兼收并蓄西方戏剧理论，立志要做“中国未来的易卜生”。十月革命、五四运动等一系列具有伟大历史意义事件的爆发，汹涌澎湃的国内救亡浪潮给田汉带来极大震撼，他苦苦索救国救民真理，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和创造社。回国后不久他创建南国社，“欲在沉闷的中国新文坛鼓动一种清新芳烈的艺术气”，掀起一场影响深远的戏剧改革运动。

1924年，田汉与妻子易漱渝创办《南国》半月刊，但仅仅发行4期便宣布停刊。1925年，他又创办《南国特刊》，也在编发24期后“戛

然中止”。紧接着在1926年他成立南国电影剧社，意图“宣泄吾国民深切之苦闷，努力不懈，期于大成”。1928年，他筹建南国艺术学院，要给“混乱时期的文学艺术青年以迫切必要的指导”，吸引了陈白尘、郑君里、吴作人等一大批有志献身艺术事业的青年踊跃参加。从1928年开始，田汉率领南国社多次在上海、南京等地公演，演出的剧目敢于针砭时弊、批判蒋介石的独裁专制、抒发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引起国民党的恐慌与仇视，南国社遭到查封。

与聂耳结识，共同创作《义勇军进行曲》。南国社的经历使田汉意识到，仅靠文艺活动无法改变黑暗的社会现实，他主动向中国共产党靠拢，积极投身政治运动。1930年他参与发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左翼戏剧运动的杰出领导者。

1931年，田汉在上海明月歌舞团结识聂耳，两人合作的处女作是电影《母性之光》里的《开矿歌》。1934年，两人共同为电影《桃李劫》的主题歌《毕业歌》作词谱曲，这首慷慨激昂的歌曲号召青年朋友们勇敢地“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同年田汉编写电影《凤凰涅架图》并创作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电影后来改名为《风云儿女》。在田汉歌词的基础上，聂耳以精湛的艺术造诣出色地完成了谱曲工作。《义勇军进行曲》一经传唱便迅速风靡大江南北，发出了坚决抵抗侵略的时代怒吼，成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奋起抗争的生动写照。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决议，以《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后被正式确定为国歌。田汉、聂耳共同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经历成就了艺术史上的一段佳话，也是两



田汉（右）与聂耳在上海合影

人友谊的见证。

令人遗憾的是，1935年7月，年仅23岁的聂耳不幸英年早逝。当时田汉正被国民党关押狱中，得知聂耳去世的消息，他极为震惊，撰写痛悼：“高歌共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死生。”1945年聂耳逝世10周年之际，田汉评价他“创造了为中国人民谋解放求独立的新的歌曲，而且也喊出了中华民族的灾难和人民的痛苦”。时间的流逝难以冲淡记忆，在后来的岁月中田汉多次表达对这位朋友的哀思。

投身抗日救国和民主建国事业。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田汉参加文化界的救亡工作，担任中华全国戏剧界救亡协会理事，呼吁拼死抵抗日本侵略，否则“中国生机殆有断绝之虑”。1938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成立，田汉出任第六处处长，负责文艺宣传。在第三厅中，他与郭沫若、阳翰笙等人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抗日救亡工作，组织10个抗敌演剧队和4个抗敌宣传队奔赴各地开展巡回演出。皖南事变后，他坚决反对蒋介石破坏抗战的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